



叶公琦抗战追忆：

“当时父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上海市民熟悉叶公琦，多半是因为“菜篮子工程”等有口皆碑的民生保障工作。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青葱岁月同样可歌可泣

下来，到了年龄后具备条件就发展为党员。

我属于后一类。

1944 年 9 月，学校党组织通知我已经可以入党，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出于保密考虑，那份入党申请书是蘸着米汤密写而成的。11 月，在巨籁达路（1966 年更名巨鹿路）家中举行了入党宣誓。

说起来，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很多同伴，都是在我家进行入党宣誓的。父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但一直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而是默默支持我们。

地下工作最危险的一次

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我基本上都参加了，每一次都轰轰烈烈。

1948 年 6 月，地下党学委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沈某被捕了，他是我表哥朱承坚的同学，我表哥也是受他领导的。这个案件牵扯到了朱承坚，也牵扯到了我。因为我原来联系的一位女同志准备撤退，关系已经到了沈某处，

由于沈某被捕，这位女同志也被捕了。表哥和我就接到了上级通知，必须撤退。

我和表哥商量好，第二天早上 6 点先转移到南市表哥的老家暂避，等待时机撤往解放区。到了当天早上，表哥跟我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安排，等他 9 点回来再走。

等到 7 点多钟，国民党特务就来敲门了。我打开内里一扇门，隔着铁栅门问对方：“有什么事？”敲门的国民党特务说：“我们要找张承坚。”我一听，这个傻瓜特务连名字都搞不清楚，就回答他：“找错了，我们没有这个人。”对方这才意识到名字说错了，立刻改口说自己是朱承坚的同学。可是这个特务已经三四十岁了，我表哥才二十多岁，怎么可能是同学呢？这两个破绽太大了。我回答他：“他不在，他早就不住这里了。”就关上了门。

关门后，我立刻进去告诉专门负责管理党内文件的大姐叶岭华，有特务来了。大姐立刻把文件塞进我家花坛（之前就挖好的）洞里，此时外面的门已经被特务敲

得震天响了。等大姐藏好号文件我才去开门。

门一打开，对方就冲了进来，举着枪说我们家里有鸦片，还把我和大姐隔离，追问表哥的下落。我和大姐早已对过口径，都告诉对方表哥前几天就已经走了。特务不信，说昨天晚上还看到表哥进门。我们都坚持说这是没有的事。

特务把家里查过以后，又派人看住我们和家里的电话。我大姐很机灵，她写了一张纸条，叫母亲从三楼阳台丢给对面楼的同乡，让同乡把纸条送到不远处我的三姨妈家。当时朱承坚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姨妈住在三姨妈家，她们一看纸条就知道了这件事。二姨妈就让孩子们到路口去拦我表哥，我的三个弟弟也以要出门上学的借口出去拦我表哥，终于在离家 100 米不到的地方拦住了我的表哥。他得知消息后马上撤到了解放区。

特务等不到我表哥，就买了包子在我家吃饭，我还给他们倒了开水。他们一边吃包子一边看报，慢慢放松了警惕。当时我们家有两扇门，其中有一扇门是平时不开的。我趁他们不注意，马上从这扇门溜了出去。

我父亲当时是大陆银行总行副经理，我就跑到了父亲工作的银行，告诉他家里出事了。我父亲立刻找了他一位老朋友的儿

子，是一个义务警察（解放后得知他是地下民盟的进步人士），请他到我家去摆平这件事情。我就躲到了另一位地下党同志的家里。后来也是通过这个义务警察，塞了钱给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特务才撤出我家。

还有一个细节说来可笑，我表哥之前在学校登记的是老地名，巨籁达路（即巨鹿路）313 弄 8 号，后来门牌号变动，就改成了巨籁达路 225 弄 8 号。结果特务还是按照以前的地址去抓人，他们早上 5 点就动身了，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只好回到警察局查档案，才知道门牌号已经变动了。

我为什么没有被抓到呢？因为我联系的那位女同志被捕时，身上留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她没有交代这个电话号码的来源，敌人也没有追下去，不然我也危险了。

可以说，这是我参加地下工作时最危险的一次了。

（本文系《解放日报》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的口述历史系列访谈之一，本版有删节）

□ 周程祎 雷册渊

上观新闻 8 月 4 日

赓续红色文化基因
荟萃红色法治故事

域外



当地时间8月6日，韩国首尔，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抵达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视觉中国）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8 月 12 日深夜签发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希的逮捕令，理由是“担心（嫌疑人）销毁证据”，随即被首尔南部拘留所收押。根据韩国《前任总统礼遇法》，可在必要时间内向前总统及其夫人提供安保服务。但因金建希被逮捕，相关待遇不再适用。

《京乡新闻》报道称，金建希被关押在一间约 6.6 平方米的单人牢房，牢房内配备储物柜、折叠饭桌、电视机、风扇和马桶等，并

韩国前总统夫妇同时被羁押

设有 24 小时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牢房内没有床，需打地铺睡觉。

据悉，“金建希特检组”8 月 7 日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为由提请法院批捕金建希。检方指控金建希在德意志汽车公司前会长 2009 年至 2012 年指示操盘手操纵股价的过程中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据此前报道，尹锡悦则因涉及内乱罪相关嫌疑，于 7 月 10 日被逮捕，羁押在首尔拘留所。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前总统夫妇同时被羁押的情况。

● 延伸阅读

反腐官员生前遗书曝光

2024 年 8 月被发现在家中

死亡的金某（当时 51 岁），即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反腐败局局长职务代理人，在去世前一直因“金建希名牌包（Dior）受赠事件”被该委员会以“无违法行为”结案处理而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该官员曾统筹金建希收受名牌包事件的调查工作，此前曾吐露该事件的结案，让他良心有愧。

有媒体通过遗嘱获得了金某的 KakaoTalk 消息。内容显示，他在被发现死亡前的 9 天，即 2024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7 日之间，共撰写了 26 条消息。金某并未将这些消息真正发送出去。写道：“必须停止对五部反腐败法律的政治性滥用。”他还表示，“名牌包事件引发的后续影响实在太太，我将用生命来承担自己的错误”，并称“肤浅的正义感和无能毁掉了一切”。

金某自 2004 年起在国民权益委员会工作，已有 20 年资历。2023 年 3 月被任命为反腐败局局长职务代理人，三个月后的 6 月，他将已超过法定处理期限（最长 90 天）的名牌包受赠事件提交至全体委员会议。由于当时外界对尹锡悦夫妇涉嫌违反《禁止请托法》的争议甚大，金某原本预期全体会议会将该案移送调查机关。

然而，当委员会最终以“无违法行为”为由将案件结案时，金某受到极大打击。据称，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不断对家人倾诉，“我没想到这件事会这样被结案处理”，“我把一生奉献给反腐败领域，如今我的过去却被全部否定”。

□ 陈怡 孙一然 金顺颐 彭昕宇 环球网·《潇湘晨报》 8 月 7 日·13 日

世界之窗

特朗普要对流浪汉“下手”了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首都华盛顿部署国民警卫队以“制止暴力犯罪”。此前，他称华盛顿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并声称要“夺回首都”，驱逐无家可归者。

据报道，特朗普此举源于不久前的一起街头暴力事件：8 月 3 日，美国社保局雇员科里斯汀在一起劫车事件中遭到约 10 名街头人员袭击，事后警察仅抓住两名 15 岁的嫌犯。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大发雷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活动已完全失控！”他指责华盛顿市政府未采取措施改善治安，“我们只能让联邦政府接管这座城市”。

据美媒分析，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城市治安恶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枪支的泛滥。此外，近



FBI 特工在华盛顿街头巡逻。（视觉中国）

年来各城市失业、贫困、无家可归现象日趋严重，使暴力等犯罪活动高发。

虽然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政治算计，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你看看那张将世界某些最危险的失败国家与华盛顿特区作对比的图表，就会震惊地发现华盛顿特区更加暴力。”

□ 萧达 李迅典

环球时报 8 月 12 日

人与科学

上海复旦大学：人类或在 100 年内首访黑洞

黑洞是已知最极端的天体之一。然而最近，上海复旦大学的科学家给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利用一艘轻如回形针般的航天器探测黑洞。

科学家指出，实现黑洞探测主要取决于两大关键因素。首先，需要找到距离地球足够近的黑洞目标。目前已知最近的黑洞距离地球约 1500 光年，远超现有能力范围。不过科学家认为，在距离地球 20 至 25 光年的范围内，很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的黑洞，这些目标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通过天文观测技术被确认。

其次，是如何实现航天器的高速航行与数据回传。传统化学推进方式无法满足远距离的探测，因此科学家提出采用激光驱动的单程纳米级航天器方案，

将其加速至光速的约三分之一，从而在 70 年内抵达目标黑洞，并在随后的 20 年内将探测数据传回地球。整个任务周期预计在 100 年左右。

尽管这一计划目前听来仍如科幻般宏伟，但其背后依托的是近年来航天与激光技术的快速进展。据科学家估算，按照当前技术水平，该计划的总投入可能高达 8 万多亿人民币，但随着技术成熟与规模化应用，未来成本有望显著下降。如果真能实现，不仅将推动人类对黑洞本质的深入理解，也将为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理论提供前所未有的观测机会。

网易科技频道、北方新报微博

8 月 11 日

乌克兰破获国防采购腐败案

乌克兰最高拉达（国会）议员奥列克西·库兹涅佐夫和卢甘斯克州前州长谢尔盖·盖达伊，身穿迷彩服共同出现在前线，为乌军士兵们送去军事辅助装备。过去数年，这是库兹涅佐夫和盖达伊的社交媒体上最常出现的画面。然而，2025 年 8 月初，两人先后被捕。

随即内幕逐渐被揭开：库兹涅佐夫和盖达伊打通了武器生产到供应的整个链条，制定了一项“定期计划”，与特定的国防供应商勾结，将低质量的无人机等装备出售给前线部队，从而牟取暴利。负有审查职责的地方政府官员、军队指挥官均成为他们的

贿赂对象。

如今回头看，库兹涅佐夫和盖达伊，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用之前，就都不“干净”。库兹涅佐夫其实持有多家长期存续的、注册于基辅的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是臭名昭著的“卡普柳克政治集团”的成员谢尔盖·斯科里普尼克。2019 年，卡普柳克及其党羽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作为该政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商业伙伴，库兹涅佐夫却在家乡北顿涅茨克成功当选最高拉达议员，并加入了泽连斯基所属的“人民公仆”党。

也是在 2019 年，盖达伊被



左为奥列克西·库兹涅佐夫，右为谢尔盖·盖达伊。

泽连斯基任命为卢甘斯克州行政当局负责人。然而，在被提拔之前，盖达伊的职务是外喀尔巴阡州州长邦达连科的顾问。邦达连科在出任州长后不到半年，就被泽连斯基以“工作没有成效”为由撤职，成为被新政府首批罢免的地方行政长官，此后并未获重用。2023 年 3 月，作为乌克兰前副总理和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亲信的盖达伊也被免去卢甘斯克州行政当局负责人的职务。然而，赋闲一年后，他又于 2024